





竹洲文集序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
 峙草木之纖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
 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
 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
 天何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
 為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赤圖馬負於霧

河綠字龜呈於溫洛聖人亦何心於華哉
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明器巨
者其聲宏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
虛而言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
符華實貫斷斷不巫其可樞而長之哉竹
洲抱負不群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
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

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
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
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
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在太學十年交當世
士所以涉歷者為甚深而公與其兄受徒
棣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
所以陶育大醇者為尤至晚而湘南又親

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
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
本末源流庶乎有所攷也雖然由唐而來
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
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
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
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疊疊拳拳不絕於

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
而已然儲庫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天
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竒偉孝皇一見竒
之昇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躡其行
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群英驚鷄啄狐
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
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

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玆生也晚眎公蓋前輩而公之子載將梓公之集欲玆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鈺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端乎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

賜紫金魚袋程秘謹書

竹洲文集序

尚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
人才項背相望於斯為盛吾郡竹洲先
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震事業亦
雋偉大略見於龍川陳公贈言其文
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
之務艱險以為奇事雕鐫以為新也士

及門徑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為
聞人端明程公亦已鋪陳而摘張之不
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
諸儒先交漸摩薰陶文行兼備而
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寧
郡丞終更陞對
孝皇奇之即日擢守邕管且從趨成駿

駿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
之緣爰即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
招致其親所素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為親
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身為
夫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
鎮南邦非樂欤人生莫樂於行志生平慷
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樂欤

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為喜而以得遂事
親之情為喜不以可行吾志為快而以得盡
愛親之道為快其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
有幾微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
其娛親之樂也沒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
年一夕見夢於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
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耶蓋端明

先為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
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昔杜工
部以世人誤讀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
翁亟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文詞而
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詔其世仍賢
於工部遠矣是可不書為文人士者告
哉

聖天子方以文孝移風俗資深既稟輯遺
文囊封上進以備乙覽而與其父劉每見
必倦屬為書此夢為是能世其家者耳幸
聯得書云

淳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大夫行監察
御史兼起居郎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後學呂午謹書

又

歙睦桑蔭相屬錦溪迫境上竹
洲先生注來膠庠必寄徑一曰歸
孺適甚先特祖追餽魚酒竹洲
公緣道採野菜開尊逆旅芼魚
以薦曰奇味也苦益菜芼魚自吳
益恭始楊祖諸父猶獲接音吐

家道之流偶及是曰前輩勁氣不
忘七節間如此歲章卯楊祖過歛
得文集於其孫元鼎奏篇切多
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
太速屢失事機寢至自沮嘆曰至
論也後八年元鼎拆又推乃來京再讀
之掩卷重嘆因思南軒書剛強勇

三說為贈之誠得切嗟義楊祖謂
恢復至論惟剛強勇者能後之使
出熟軟媚耳目者口必將隨時論
進退以陷於沮無疑也九京可作願
畢斯之使後生晚輩猶略識若
菜菔魚風味元鼎拆蒐討其先世
逸語方切聞之喜固要楊祖書辭

竹洲文集序
弗獲如坐以僭將奚辭

嘉熙戊戌三月既望錦溪洪楊祖

敬書

歙邑黃鑄刻

叙

頃生晚想慕乾淳人物每形之夢
寐蓋於時東南偉彥參錯相望若
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堂播海
寓乃今取竹洲翁文觀之嵯峭軒
特如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十年
後不及即其聲容猶能駭聳人毛

骨則南軒贈言龍川序引印乎其
不誣矣墳學未知方生平頗亦好
竒見鬪鬪餘子輒悶欲睡去思得
如翁者親炙焉恨世且不能有琅
誦遺集為之起色三歎嘉熙改元
冬十月辛巳外曾孫壻古鄮陳墳
敬書

重刻竹洲文集序



昔我兩夫子倡此道于河洛
間門墻之士比于鄒魯蓋自
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自上
蔡三傳得南軒張子而東萊
呂氏自榮公以來世受程學
一時及門者與河洛相望若

吾邑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其
一人焉先生初在太學即有
志當世而於俗學之陋蔑如
也龍川陳公稼軒卒公咸竒
其人而友之先生蓋不以自
足又與止齋陳公水心葉公
石湖范公上下其論議而參

請于東萊為歸宿遂舉紹興
二十七年進士第歷官知邕
州時南軒方經畧嶺右而先
生獲受教焉既終更南軒薦
之朝手書論語之剛中庸之
強孟子之勇三章為贈又以
胡子知言相付曰此程氏正

脉也先生之當對也即上論天下大計在恢復朝廷大事在近習不當與政其言甚壯南軒嘗以書報文公稱其忠義果斷而文公亦曰聞其對語不苟真不易得然獨恨世之不能盡所長而用之也晚

見知孝宗寢鄉用矣先生以親老固請為崇道祠官以歸築室縣南竹洲上學者雲集先生一以所聞于南軒東萊及文公者轉相授受蓋自南渡以來號多士必曰乾淳而左右私淑若先生輩實與有

力焉先生既沒曾孫資深始
裒其遺文為二十卷上之得
易名之典兵燹數更板刻亡
矣今十世孫雷亨始取家藏
本嗣刻之俾從子俊來屬為
之序走觀其間彙次欠審恐
不足以盡先生之大致因重加

校訂以授俊而序之曰嗚呼
是豈可以文人韻士之作例
視之哉本之嚴正之資濟之
明碩之學故其見于言者皆
民彝物則之餘而無枉已徇
人之意蓋其所得于先正者
粹且深矣先生之道既不獲

竹洲文集 卷一
行于時地遠位下又不獲登
名史冊獨其徃反之札稱與
之詞見于考亭諸書者昭如
日星不可掩也四方之士取
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所
存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使
河洛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

為空言于天下則如先生之
文亦何可少哉走程氏遠裔
幸與先生皆出文公之邦而
於斯文獲與討論之後不揣
蕪陋僭書其事以諗觀者如
此先生初名偁字益恭以避
國諱更名徹世居休寧商山

其兄俯字益章仕至國學錄
亦有文一卷附其後云

弘治六年癸丑春正月四日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
士同修
國史兼

經筵官同邑後學程敏政序



竹洲文集目錄

一卷

奏議

論恢復大計

論邕州化外諸國

論二廣官吏

論治民理財

論文臣當習武事

論選人改官

論大臣近臣

論乞委漕臣同帥臣措置沿邊

論廣西治盜賊

論廣西帥臣兼知漕計

論配隸當屯駐大軍

論募兵

二卷

政議

富國彊兵策并序

富國

彊兵

芻言三篇并序

縣令

黠吏

豪民

房杜

姚宋

三卷

表啓

代賀隆興改元表

謝賜曆日表

賀王丞相啓

上明州沈丞相啓

賀洪樞密啓

知泰州謝執政啓

倅邕謝宰執啓

謝南軒舉狀啓

與桂帥張南軒啓

賀汪直閣知九江啓

代賀張魏公除樞密使督軍啓

上明州僉判許狀元啓

謝李鹽使舉治狀啓

賀范至能自廣帥鎮蜀啓

上憲使啓

賀金少卿啓

代洪守賀陳殿院啓

通信守徐侍郎啓

謝洪徽州差權局啓

賀金文除給事啓

上錢通判啓

謝洪徽州撰休寧縣學記并書啓

四卷

書

上蔣樞密書

見辛給事書

上王丞相書

上姚樞密書

又

上湯丞相論餘姚海賊書

上張南軒書

謝南軒薦舉書

與南軒論盜賊書

上五府乞宮觀書

見洪徽州書

答吳益深書

答汪楚才書

答汪仁仲求撰墓誌書

五卷

記

竹洲記

平齋記

竹洲文集 目錄
愛民堂記

懋思軒記

就軒記

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

尊已堂記

相公橋記

隱微齋記

休寧縣修學記

觀潮記

仰高亭記

休寧縣尉廳壁記

瑞芝記

騎鯨軒記

六卷

序

尚書宋公山居三十韻序

送范石湖序

送程少章遊兩淮序

棟華小錄序

送詹景陽序

送宗人游術序

送陳守入覲序

送曹守序

祭文

祭張南軒先生文

祭徐縣丞先生彥及文

祭金靜之文

祭吳仲賢文

祭吳廷操文

七卷

雜著

讀羅郢州小飛來記

墨說

題五峰先生知言卷末

題陳氏雪溪

讀曹氏世濟錄書其後

讀友于堂詩書其後

名一枝庵

宴邕守樂記

勸農文

竹洲文集目錄

記鼠

銘贊

賜笏銘

寫真自贊

戲題東湖畫像

硯銘

又

又

又

又

石爐銘

竹篋銘

祈陽石屏銘

八卷

古賦辭附

浮丘仙賦并序

良干竭賦并序

冰玉辭

古風

題朝爽亭

竹洲文集目錄

竹洲文集 目錄
題新安僉廳柱笏亭

題騎牛圖

代陳無已述懷

和孫先生彥及棣華堂詩韻

寄題鄭集之醉夢齋

次韻南軒先生榕溪閣

贈汪叔耕

題陳仲禮四知軒

寄題淳安陳令君讀書林

以竹床贈楊信伯

和唐秘校見貽長篇

題李休寧藏齋

宿神潭洪氏醉經堂

題祝聖寺浮梁道中

楊村道中邂逅趙仁甫

題陽山寺

獨酌

早起

九卷

律詩

題古巖二首

過叢桂堂

送洪史君赴關

醉月亭

和金尚書棣華詩韻

晚步

拾梧子

送錢虞仲兄弟

次韻李提點雪中登樓二首

和呂守環秀堂三首

休日飲直之運屬家

次徐令韻

還程彥舉詩卷

清明陰雨呈同舍

弋陽道中

絕句

番陽道中

寓郡城客舍

雪中桃花二絕

偶成

竹洲文集 目錄
題趙同叔開軒植竹二絕

寓壺源僧舍 三絕

簞送人詩代簡 二絕

題月巖

答范石湖牡丹詩

樂府

念奴嬌

驀山溪

老人和

滿庭芳

又

虞美人

又 七夕

又

西江月

浣沙溪 題星州寺

又 次范石湖韻

又 題餘干傳舍

又 登鎮遠樓

又 竹洲七夕

又

又和前鎮遠韻

又梅

減字木蘭花

又

又

又

十卷

棣華雜著

識齋記

摩蒼軒記

贈桂縣丞掛冠序

見季守書

見蔣樞丐祠書

與蔣叅政啓

附錄

陳狀元亮贈吳益恭序

陸伯壽書墨說後

南軒先生贈別

陳狀元亮與吳邕州書二

竹洲文集
目錄
陳狀元與東萊先生書

南軒先生與朱文公書

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

朱文公與汪伯虞書

朱文公與尤延之書二

竹洲先生吳公行狀

進竹洲文集表

文肅吳公謚告

勅牒

竹洲文集目錄

竹洲文集卷之一

十四世孫 繼良 校正重梓

奏議

論恢復大計

臣切惟 陛下英睿神武度越高光粵自龍飛銳志
恢復憂厯宵旰十有七年筭計見効邈未有期皆由
前後將相之臣為陛下建恢復之策者初未嘗知天
下之大勢與天下之大計故其進也或失之太銳其
退也或失之太速進退遲速屢失事機馴至自沮以
至於今間有言恢復者或笑為踈狂或指為迎合雖

陛下十七年之銳志未必不厭聞而逆輕之臣本書生豈足以言恢復之策然臣嘗深究自古英雄所以爭天下混區宇之計試為陛下陳之臣聞天下之大勢有二取天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紛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紛紛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利疾戰而緩圖則有養虎遺患之禍宜緩圖而疾戰則有喪師自蹙之災自湯武以來英雄之所以爭天下混區宇者雖所遭之時不同所成之功或異而其大計未有能易此二者國家靖康建炎之初紛紛未定之勢也紹興治定之後立國相持之勢

也粘罕兀朮不能得志於靖康建炎之際而逆亮不欲大舉於紹興治定之後虜人之計既已失矣方道亮之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紛迨葛虜之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逆亮就戮之初諸將不能渡淮而發矢葛虜定位之後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而定中原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之議者不深究前日之失而審察天下之勢故持苟安之說者則姑欲保守江左為欲速之計者則便謂中原可平臣願陛下考自古英雄所以取天下之勢而決一定之計公擇將相而久任之君臣相與日夜為謀治兵積粟涵勇韜力

竹洲文集 卷之二
以埃彼之勢若彼之勢寔以陵夷則以舟師出其東
以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
西自隴以圖秦使之見可而進則得以爭利知難而
退則可以固守為祖逖譙梁戰守之計而無桓溫劉
裕深入遠鬪之患則中原固在吾度內矣若彼之勢
遽以壞亂則糾合諸路之兵水陸並進陛下身將重
兵以天聲震之則一戎衣而天下可定若彼之勢未
至陵夷未至壞亂則吾一兵一騎未可輕動然自逆
胡亂華甲子行一周矣彼之陵夷之形已見壞亂之
期可必惟陛下日夜圖之若厭迎合之論置中原於
度外徇苟安之說姑為保守之計臣聞有志於上而
止於中有志於中下焉而已臣草茅賤士非所宜言
惟陛下幸赦其愚

論邕州化外諸國

臣聞居安慮危有備無患聖人之至戒臣前任邕州
通判適當守將久缺臣前後權州幾及兩年固嘗深
究沿邊利害切見邕州化外諸國如大理如羅殿如
西南蕃皆遠小僻陋各自安於無事安南主少國危
倖臣用事兄弟交兵連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
以來國勢強盛獨雄於諸蠻今王名阿謝年二十淳

熙三年立知書能華言國事聽於叔父阿已先是阿謝父沒當立生甫歲餘阿已攝國事十八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強馬益蕃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疋自杞馬多至一千五百餘疋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服屬化外諸蠻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騎射好戰鬪又歲有數千人至橫山市馬以吾撫之之過日益驕橫淳熙四年春臣恭被聖旨權知邕州任買馬之責自杞酋必程持其國書來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因及其十餘事皆難塞之請以乾正為年號初至時臣嚴兵庭見之詞色俱驕

臣責以汝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歲貢馬今三十餘年每年所得銀錦二十餘萬汝國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輒敢妄有需求定當申奏朝廷絕汝來年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及犯本朝廟諱詰責之乃始屈伏况今邕州西至橫山邊備日弛戍卒日耗異時為邊患者必此蠻也昔儂智高以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尚能合兩江據邕城連破沿江諸郡政緣當時帥臣監司不知預為之備所以養成禍根猖獗至此臣之區區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以為萬世無患之備

竹洲文集 卷之一
蓋廣西州郡官兵費用並仰漕司鹽利故漕臣之權甚重帥臣之權甚輕帥臣欲備邊事而漕臣吝惜財計所以備邊常不足而漕計常有餘今若責之漕臣與帥臣協力庶幾兩相通融彼此任責使亭障戍卒稍復舊觀非惟可以懾伏自杞折其萌芽亦可以示安南以形勢使之不敢啓窺伺之心

論二廣官吏

臣竊見陛下天覆四海子視兆民無有遠近之間雖遐荒萬里之外莫不蒙被聖化沐浴膏澤以自安於無事然遠方官吏容有不能為陛下宣布德意遵奉

教條者以臣目所親見廣南西路二十五州其窮民更固多食貧累眾難待遠缺或武臣援寡難入內地或資格所拘苟就遠小皆非其心之所樂為往往多貪墨苟且而無功名自喜之心是以所至州縣財賦不給獄訟不平盜賊公行姦賊多有其所以為陛下任萬里耳目之寄覺察此曹使之不敢為非者惟帥臣監司容有資賦柔懦不能舉職務為寬厚不敢按劾甚者至有貪怵暴戾身為不法而與州縣為市雖時有強健疾惡之人欲振其職者又多躁急輕發不能審察事理之輕重謂如州縣間事或為士民所訴

或為過客所訐其間不能無撰造增加往往聽之不
審便興大獄或送鄰州或送遠郡牽連枝蔓動數百
人反覆窮究有至數年而不決者一夫就逮一家失
所或死道路或死笞箠或死飢餓或死瘴疫大獄一
竟死者實多以至推鞠官吏亦多不免原其所自只
因州縣官吏身為不法而使遠方困窮無辜之人被
害至此豈不大可哀憫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
應今後除授二廣帥臣監司必遴選有風力知大體
者然後付之以萬里耳目所寄或所部州縣官吏有
不法者須先依條委官體究如所犯係輕係公只據
體究到事理奏聞乞從睿旨施行惟是所犯有賊言
私有情理深害者然後挑擇緊要係重事件差官根
勘仍不許牽連枝蔓庶幾州縣貪墨苟且之吏知所
畏懼而遠方窮困無辜之民不致枉被重害

論治民理財

臣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于今六年總核名實信賞
必罰筭計見効卓然有成蓋今州縣之吏奉法者多
而姦賊者少則陛下嚴治賊吏之効監司郡守每得
其人則陛下親加汰擇之効臣家居田野三仕州縣
身所親見不敢誣罔然臣一介之忠猶有區區管見

蓋國家根本實在州縣州縣之事不過兩端一曰治民二曰理財今之所以上關九重之念下厘有司之責者莫不以是二者為憂而臣以為民不必治財不必理患不知其敝之所從起爾何謂民不必治夫民莫不有自安之理方今兵革休息水旱無有天下之民亦各安業為州縣者但奉法循理無事搔動詞訟到官早與了決官物抄書早與印給稅苗出入早與過割保正戶長親與定差賦稅之外不得橫歛強梁害民盜賊竊發力與懲治如此則民自安矣何謂財不必理蓋天下有足用之財臣嘗為小邑切見天下

州縣初無小大各有財賦源流可以自足為州縣者但能嚴察簿書勿使欺蔽關防出納勿使陷失謹守期會勿使拖欠總括科名勿使隱匿措置場務勿使敗壞如此則財自豐矣一此二者初不難行而今之州縣間容有民未獲安一未足用者其敝有三為守令者昏懦不立則不能行賦私不法則不敢行謹畏自全則不肯行臣愚欲望陛下明詔臺諫監司以此二者責在州縣昏懦不立者易置閑慢賦私不法者常切覺察謹畏自全者時加責罰至於剛潔自將不畏強禦能為陛下治民能為陛下理財者獎惜扶持

使得自立其有游謁之士投納短卷陰險之人撰作
匿名豪猾之家泛濫告訐者量其輕重必治無赦庶
幾天下清強之官爭爲陛下治民爭爲陛下理財民
無不治財無不足臣恐漢宣之時所謂吏稱民安者
不過如此

論文臣當習武事

臣聞天下之事未有不習而能者習之之久雖中才
足以備用苟非其所素習雖有過人之才亦未可以
遽用也而况兵者天下非常之事庸可以非所素習
之人嘗試而用之哉臣聞有唐盛時諸鎮大帥往往

多招致名士以重其府而士大夫亦往往多自幕府
出爲大帥者故當時詩人有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
麾之語熙寧初神宗皇帝方大有爲以起內外之治
選人王韶爲平戎策上之曰國家欲制西夏當復河
湟得河湟則夏人有腹背之憂神宗皇帝知其言爲
可用而未遽用也以爲秦鳳路管當機宜文字歷提
舉營田市易公事凡五年而後大舉以韶之才以神
宗之銳意其於兵事不敢輕以授受如此臣切見國
家平時管軍付之武將遇有緩急則以大帥節制之
所謂大帥者往往多廟堂執政之臣其於將佐之能

否非其所素知戰陣之奇正非其所素講士卒之甘苦非其所素與一旦責其身履行陣接抱決戰指麾進退動中機會臣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以臣之愚欲於松江都統制司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等官悉以文臣中有武勇策畧喜功名者為之將臣之所以遇其官屬者一如安撫司之禮請給人從亦如安撫司之數仍置僉廳使之預聞軍中符籍財用之事平居無事則日從將臣案閱治事遇有緩急則令居將臣帳前準備商畧仍使之久於其任任滿則以次互遷謂如鎮江機宜任滿則遷建康參議建

康參議滿任則遷荆南參議之類如是數年武勇策畧之士益習戰鬪之法踐歷既久資望益高異時邊帥臣緩急大帥於其中求之必有能為陛下身履行陣接抱決戰指麾進退動中機會者

論選人改官

臣聞法久而必敝敝極而必革此理勢之常然聖人之所不能易也切見選人改官之法行之已久而流弊之極在今日為尤甚此議論之臣每以為言而陛下之所深察也夫選人改官限之考第欲試之以事而責之舉者蓋欲審知其才試之以事而無賦私之

過舉之得其人而無請托之患此固立法者之所深願而亦天下士大夫之幸也然流弊之極至於今日士大夫無特立獨行之操慷慨有為之志者皆自選人經營舉狀之時立身根本固已摧壞委靡無有能自立於流俗之中而不求舉於人者甚至於搖尾納賂挾勢強取無所不至而謂天下之賢才可以由此而得此臣之所不識也臣愚竊謂國家進用賢才之大權付之舉官之私意不若付之臺諫宰相之公議而取決於陛下之睿鑒臣聞古之用於人者必四十而後仕七十而致仕古之用人者必三載而後考績

三考而後黜陟臣愚欲考古之制為今之法斟酌近年改官之數立為每歲一定之額應選人改官除職事官係朝廷擢用人才自有條例外合用舉狀考第關陞令錄及改合入官者如無贓私罪犯之人年及三十實歷四考有出身人實歷三考並令吏部銓量與關陞如年已四十已上七十已下實歷九考並令吏部長貳歲終刻刷在部及待闕在任之人結罪保明以聞乞降指揮下臺諫及都堂再加審察其間人才猥冗而無可用之實及棄憊疾病不可用之人並合察退無容備數却於年考及格人內再加選擇如

年考不應格及雖應格而無可擇之人亦許缺當年之額不必取足其見任待闕之人願候終任赴審察者亦從其便臺諫宰執既定更乞陛下親賜引見一經睿鑒必無濫進然後降旨特與改官若其間人才政迹卓然可用者陛下時賜睿獎特加擢用則選人請托干進之弊可以少息而孤寒恬退實有才能之人亦有進用之望

論大臣近臣

臣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朝廷大臣亦必有左右貴近之臣二者其職不同而聖人所以待之之體亦異

朝廷大臣當待之以誠而使之任天下之責左右貴近之臣當待之以恩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待之以誠既盡矣而不能任天下之責則國家有公法不可得而廢待之以恩既至矣而復預朝廷之事則天下有公論不可得而掩陛下聖學高明博極今古其於前代帝王是非得失之迹固已歷覽而熟究之矣何待螻蟻之臣區區之言然臣之私憂過計欲望陛下更垂聖鑒深察事體凡所以待朝廷大臣者公擇其人而貴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能任責則國家有法惟陛下所施凡所以待左右貴近者高其爵祿

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則天下公論無得而非國家之法既正則總攬權綱莫此為大天下之論既息則君臣之恩可以終全非惟盛世之美事亦左右貴近無窮之福臣草茅之人不識忌諱然非恃陛下聖明亦安敢及此惟陛下赦其愚

論乞委漕臣同帥臣措置沿邊

臣昨於四月內蒙恩賜對臣僭論邕州化外自杞一族近年以來稍稍強盛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委自廣南西路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邊備蓋緣二廣諸州歲計財用並仰漕司鹽利漕司量諸州每歲

合用之數給之以鹽使之發賣每鹽一籬一百斤除解并七分息鈔歸漕司外州郡所得每鹽一籬僅六七貫文邕州每年官兵請給上邊買馬及依法合用之數除兩縣苗稅外常少錢五萬餘貫又運司每年雖撥得鹽七千五百籬付邕州自行般運發賣緣本州與欽州廉州交趾為隣私鹽出沒難以盡行禁止每年賣鹽僅及五千來依上件則例每年只得鹽利三萬來貫外尚欠歲計錢一萬餘貫官吏俸給有至半年不支者所以城壁隳壞將兵減耗以至左右兩江亭障土軍並皆廢散今來若不委自漕臣雖是

竹溪文集 卷之一
本路帥臣亦不能辦况邕州守臣位卑權輕目前財賦尚自不給委實無從措置竊慮因循日久將來邊備愈見廢弛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檢會臣前奏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所有合招填城下將兵增置沿邊土軍人數乞帥漕公共相度施行

論廣西治盜賊

臣初任明州鄞縣尉以捕獲劇賊改官次任饒州安仁知縣又次任邕州通判皆係多盜去處臣以法外鋤治之幾陷大戮自非 陛下天日照臨臣之餘生

豈有今日今者得以草茅之賤賜對君父之前臣誠愚無善狀獨於治道三折肱焉敢為 陛下陳之臣聞天下有盜猶家之有鼠而人之有病家必不能無鼠而所以去鼠者有猫人必不能無病而所以治病者有藥蓄猫而不捕則鼠或得以晝舞用藥而不早則病必至於日深方今江淮湖海之間盜賊出沒以驚 陛下之赤子者所在而有甚者至於殺掠吏士依阻山澤至煩 睿筭遣大將發重兵然後能定凡其所以致此者由帥憲守令罷軟不職不能治之於早致使賊徒無所畏忌以致滋蔓難圖臣愚欲望

陛下明勅大臣應今後盜賊出沒去處所差帥憲守令必擇有風力敢任事之臣仍勿以吏事責戎事勿以文法拘兵法使之得立功立事於繩墨之外又明勅帥憲守令謹擇巡尉優養兵給重賞罰以使人明威信以示盜盜發數多與夫不即撲滅定將守令重作行遣若更遷延或至滋蔓定將帥憲重行黜責若盜發輒得與夫元係多盜去處今來日漸衰息除捕盜官依法推賞外帥憲守令委有措置亦於格法之外重與推賞使之如猫之必捕如病之早治雖時有小小犬吠之警亦不足以貽朝廷之慮如其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臣恐異時必為東南之患

論廣西帥臣兼知漕計

臣契勘諸州諸道兵民財賦之權自晉唐以來帥臣得以兼制而專有之本朝懲唐末五代藩鎮之禍始分財賦之權屬之漕臣所謂帥臣者雖名為一路兵民之寄其實一大郡守耳平居無事之時所部州縣既不知帥臣之威一旦有盜賊意外之警帥臣之權復為憲漕所奪調兵賦粟莫之適從方今諸路之敝莫不皆然而公邊諸路其敝為甚以臣目所親見廣西帥臣任三面被邊之責漕臣專一路煮海之利州

竹洲文集 卷之一
郡所用財計盡皆仰給漕臣故帥臣之權甚輕而漕
臣之權甚重帥臣欲備邊而漕臣欲豐財所以廣西
沿邊諸郡如融州宜州邕州欽州皆係控扼溪洞及
化外諸國去處比年以來亭障日壞戍卒日耗蓋豕
人矢人所職不同故其流弊必至於此昔儂智高以
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尚能合兩江據邕城連破沿
江諸郡至煩朝廷遣樞臣將禁旅萬里遠征然後能
定緣當時監司帥臣不知預為之備所以養成禍根
猖獗至此今宜州溪洞有永樂一族邕州溪洞有田
州安平州化外有自杞國皆兵疆地大驕悍難制欽

州與安南最近水陸之所輻湊此其勢豈止儂智高
之比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臣與
帥臣協力措置為帥臣者亦合兼知漕司財計庶幾
兩相通融彼此任責使沿邊諸郡亭障戍卒稍復元
豐之舊非惟可以懾伏溪洞折其萌芽亦可示化外
諸國以形勢使之不敢起窺伺之心

論配隸當屯駐大軍

臣聞人之有暴惡猶藥之有猛烈處之得其所則無
所不可用用之非其宜則無不為患臣切見頃年州
郡奉行聖旨指揮應犯強盜合配遠方之人並配

隸屯駐大軍交管當時士大夫之論皆以為當蓋民之敢為盜者皆桀黠無賴有勇力之人配隸諸軍正得其所後來不知緣何議論致降指揮依舊配入湖南二廣畧計諸路每歲所配罪人無慮數千人其間往往多是強盜或未至而逸者或已至而逃亡其能甘心下氣為牢城卒者十無一二湖南二廣號盜賊之區每歲常以數千過犯逃亡之人增益之而朝廷不以為慮臣不知其故何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來指揮應犯強盜合配遠方之人並仰所在州軍依法斷決外量地理遠近押赴千里外屯

駐大軍交管內係湖海作過者押赴水軍其他犯罪合配遠方者擇其強壯堪充披帶之人亦依此施行不惟屯駐諸軍可得強壯之用且使湖南二廣可減盜賊歲增之數行之十年利害灼然可見

論募兵

臣切見朝廷平時以募兵為急而應募者少今歲正是募兵之時而未聞廣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聞饑歲莫急於防民之盜而防盜莫先於募民為兵蓋饑困之民不能為盜而或至於相率而蟻聚者必有以倡之間里之間桀黠強悍之人不事生業而其智與

力足以為暴者皆盜之倡也因其饑困之際重其衣食之資募以為兵則其勢宜樂從桀黠強悍之人既已衣食於縣官而馴制之則饑民雖欲為盜誰與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盜一舉而兩得之孰有便於此者 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行下諸路旱傷州軍委自守臣專切措置召募強壯及格堪充披帶之人分送諸軍交管其召募例及起發路費並照前後招募三衙諸軍體例施行如州郡匱乏去處許令截撥上供錢物充費或自特旨降付官會使之錢物有餘則事易辦集



一卷終

